

叶帅在十一届

——读于光远著《1978:我亲历的



1977年8月1日,华国锋(图中)、叶剑英(左一)、邓小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五十周年招待会上 来自《叶剑英风范》,广东旅游出版社,2003

叶与邓休戚与共

记得抓了“四人帮”后的次日(1976年10月7日)下午,我见到了吕正操的女儿吕彤岩,她问我不要将此事告邓(即邓小平同志,下同),我请她尽快转告。她即打电话约见邓榕(邓小平女儿)的丈夫贺平,把抓了“四人帮”的情况告诉了贺平。

后来贺平告诉吕彤岩,他“飞车”赶回时邓在宽街的住处。得知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邓及全家都无比振奋,激动地欢呼此举的伟大胜利,还说邓向他们解释了“厚重少文”、周勃、陈平的典故,说华国锋同志,下同这个人好,选对了,并感叹道“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当面向叶(即叶剑英同志,下同)谈及此事,说到邓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时,他欣然有感而笑。

我深切地感受到叶对邓的深切感情,走笔至此,不禁想起“文革”后期叶、邓休戚与共的战斗情谊。

1974年10月,在筹备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时,叶会同周总理等抵制“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叶采取精心、周全的措施保障周总理的健康,促成周总理赴长沙毛主席建议,由邓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解放军总参谋长(接周总理保健医生张佐良回京)。

1975年7月初,在周总理病重不能主持中央工作时,又是叶致信毛主席,建议由邓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他们并肩战斗,与“四人帮”作过多次重大的较量,叶曾说,“他(指邓)在前方作战,我在后方给他提供子弹,有时我们又一块向前冲”。在周总理逝世后,叶在政治局会议上义无反顾,坚持由邓致悼词。这时,邓已受到毛的批评,“批邓”已经开始了。叶对我们说,在这个时候要支持邓,这体现了老战友之间共患难的真情。

1976年2月3日上午,在宣布华国锋、陈锡联代叶主持军委工作的那次政治局会议后的次日,邓到西山十五号楼看望叶,这是两位老人在“文革”中最后一次见面。

那天下午,我陪(叶)选宁兄到西山十五号楼,刚进门见面对,叶就对我们说:“小平来了。”

选宁兄问道:“邓状态如何?”

叶答他很好,说他(指邓)已作好一切准备,估计最坏的结果是罗迈的下场,罗迈即李维汉,似是在“文革”后期被赶出北京,发生活费。邓为党为民不计一切,不愧是一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那段历史时期,叶、邓同呼吸,共患难,情深义重,在邓落难之后,叶一直在关心邓的安危。

叶力促邓复出

粉碎“四人帮”后至1977

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党的工

政、军各领导之际,王苏民同志(原四机部部长王诤之子)担心邓的安危,深夜来找我议论,甚至说要把邓抢出来。我说我要先了解一下情况。

次日我请吕彤岩设法向贺平了解情况。贺平说,邓很安全,汪东兴让“8341”部队荷枪实弹日夜以保。当叶得知邓的安全有保障后,放下了“心头大石”。

汪(即汪东兴,下同)护邓有功,不应忘记做了好事的人。何况汪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当然也要提到毛主席,是毛主席指示汪采取措施保护了邓,也是史实。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邓小平同志虽然“欢欣鼓舞”,但仍处于深居和封闭之中。记得大约是粉碎“四人帮”的第十五天左右,王炳南等老同志前往军事科学院二号楼看望叶,王炳南提出可否去看望叶,叶回答可以。王炳南于当晚返途中到大街看望邓,卓琳同志因不知底细而婉拒之。那个时候,也只有叶能有如此殷切之情和敢如斯此发话。

1976年12月初,邓前列入院治疗,华提出为了安全,安排在靠近叶的住处。因而,一致决定邓住进西山二十五号楼(即王守江回忆)。可见华对邓还是善意和关怀的。

陈云同志也是如此。陈的发言中还提到中央有同志提出与叶办王守江主任商量如何向邓送文件,以便其了解熟悉情况。鉴于邓尚未复出,只好把送邓的文件写上“王守江收”,由王转交给邓。为邓出院后的住处安排,华提出为了安全,安排在靠近叶的住处。因此,一出台就遭到强烈的反对和抵制,从一开始就没有市场。

陈云同志也是如此。陈的发言中还提到中央有同志提出与叶